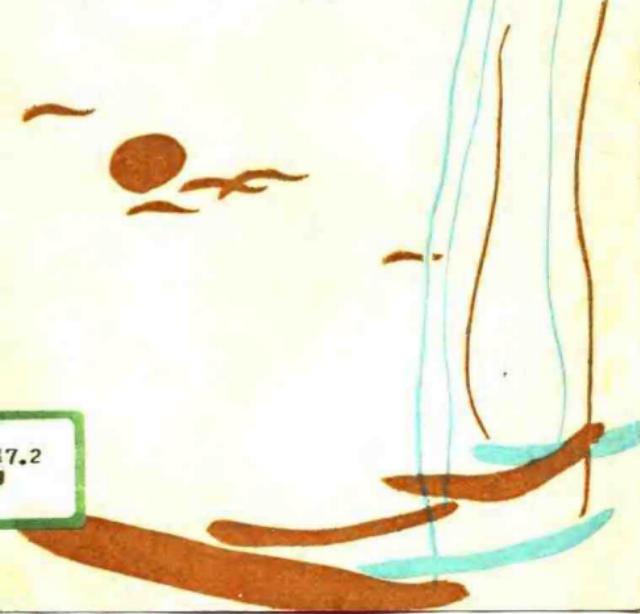


谭仲池 著

梦中的阳河



I217.2

329

3



· 作者与浏阳河 ·

Author and Liuyang River

梦游浏阳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 592696



内 容 介 绍

本书选集了作者近些年来发表在报刊的散文、报告文学共30篇。虽然，这些作品的梦影都闪烁着浏阳河的波光银韵，但笔触却驰骋在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这里有异域的绚丽风光，乡野的明媚山水；有天空的神奇幻景，地上的美妙传说；有爱情的低吟浅唱，生活的七彩霞光；有对农村变革的热情赞颂，对现实的深沉思考。或描景，或抒情，或言理，作者借丰富的生活体验，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以其精美的文字，短粹的篇幅，斑斓的色彩，迷人的旋律，倾泻着自己的一片真情。倘你心随飘流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浏阳河上的轻舟白帆远去，定会捧回一个充满美的享受和灿烂希望的梦。

梦 系 浏 阳 河

谭仲池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3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新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74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7—5638—0468—1

1·014 定价：1.20元

目 录

千般仪态笔底来序言	王亨念
梦系浏阳河	(1)
大山里的小镇	(4)
山里人	(7)
金桔魂	(9)
相思鸟	(14)
菊花石醉写意	(16)
摩纳哥上空的中国花	(20)
道吾山纪行	(27)
彩色的土地	(29)
月到同春楼	(32)
情满山水间	(34)
月光编织的情思	(36)
美丽的浏阳河	(39)
山溪上的小木桥	(43)
去驮回山外那个世界	(44)
夜色多美好	(45)

边陲一日	(50)
除夕夜	(52)
飘向窗台的白云	(55)
已经离去的倩影	(57)
真正的爱	(61)
月色朦胧中	(64)
我从北京回	(66)
生活的微笑	(68)
永州之野行吟	(70)
属于他自己的歌	(73)
飞向夏威夷的彩龙	(81)
走向大世界	(88)
耀邦故园抒怀	(94)
岁月与诗	(99)
后记	(106)

梦系浏阳河

弯弯曲曲，清清亮亮，细语轻歌，从雾的峡谷，绿的深涧，花的山崖，静静地、朗朗地流了出来。我摇动这支褐黄色的小桨，把自己和船一齐晃进了这缕美丽的梦。

这是一缕何等美丽的梦啊！

梦的绿，流淌在浏阳河。这绿是从山上流下来的，也是从岩石缝里挤出来的。因此，河水才绿得这般清亮，这般翠蓝。轻风掠过水面，扇动的是绿的波浪；船桨搅动浪花，腾起的是绿的歌唱。就这样，朝朝暮暮，你编织着绿色的岁月，用自己绿色生命的乳汁，去滋润绿色的河滩、田野、山峦。用绿色的相思，去浇灌绿色的理想、绿色的爱情。当机帆船拖着汽笛的长鸣弯过九道弯时，你展开绿色的航道上，跳跃着欢快的、激奋的绿色节奏。于是，你流过的这个世界，便充满着绿色的生机和希望。这些，浏阳河你并不满足，在湘江绿色的大合唱里，你又要高唱一支清亮的绿之歌。

梦的美，荡漾在浏阳河。这美清雅绮丽，这美险峻奇崛，这美飘逸俊秀，这美灿烂多姿。人说自然的美，才美得自然。浏阳河是真正的大自然美的宫殿。它两岸的森林美，森林用绿雕琢出层层叠叠的屏障，雕琢出绿的云岛、绿的风帆、绿的山峦。两岸那盛开的鲜艳的花，白的如银、黄的似金、红的胜火、紫的若霞，把山川装点得妩媚、俏丽、楚楚动人。河底的那卵石洁白透亮，象繁星、似碧玉、若珍珠，色泽晶莹，玲珑小

巧，在水下构筑着一个纯净的世界。更为震撼人们心灵的是那菊花石的美。这美至奇至丽，至高至洁。深绿的波浪覆盖着淡灰色的菊花石岩层，待石雕艺人从水底开掘出来，将菊花石捧在手中，就可看到那晶莹雪亮的石菊花影。那石菊花或含苞、或半吐、或盛开，真是撩人心弦，美不胜收。难怪当年谭嗣同惊叹菊花石“温而雅，野而文”。经石雕艺人巧夺天工的雕琢，菊花石雕竟以“全球一”的美名驰誉中外。世界上的河流不知有多少，今日，令我倾倒的竟是这条奉献着自然美的涓涓细流。

梦的光，闪耀在浏阳河。这光是从浏阳河诞生的；这光是太阳、月亮落到浏阳河迸发出来的。浏阳河从云笼雾绕的大围山奔突出来，穿峡撞谷，不畏悬崖峭壁，不怕窄道险滩，日日夜夜，任劳任怨地推动那一台台发电机旋转，将那绿色的情丝化作千万颗明珠，撒向城乡，照亮了万家窗口，催动机器轰鸣。那从工厂拉出的产品，是绿的向往，也是光的结晶。今日在你的上游正在动工兴建一座装机容量达5.4万千瓦的水电站，那落在你绿色怀抱里的太阳、月亮又将打拂上来，永恒地挂在这充满绿色希望的上空。我真幸福，在你光的世界里，我终于找到了当年放射着照人光芒的红军将领的磨刀石，喷射着光和火的秋收起义的砸炮。啊！浏阳河，光明的故乡。

梦的春，孕育在浏阳河。这春是从浏阳河走出来的。这春是浏阳河儿女绣出来的。多少年来，你托起竹的潮、木的浪、白的帆，你的儿女开渠引水、筑坝引灌，都是在用你的绿去编织春的希望、秋的成熟。在明丽的阳光里，温暖的和风里，浏阳河儿女用你给的绿色丝线在绣山绣水，绣那山边绿荫下的楼房，绣那河畔工厂烟囱上的白云，绣那山城的浮雕，绣那花村、水榭、书楼、舞厅，绣那电子琴、迪斯科……绣出那文明

和富裕，绣出了名扬世界的花炮之乡。你看那争奇斗艳、千姿万态、火树银花、龙飞凤舞的烟花，无比神奇地构筑了浏阳河春的天地。那盛开在摩纳哥上空的中国花，以它“世界第一”的呼唤，把浏阳河春的消息传遍五洲。

我生活的小桨，我理想的小船，我愿终身在浏阳河这条绿色的走廊上奔波，去追那永远吸引我的梦。

那梦，真美！

大山里的小镇

大山里的风光是美丽的，而大山里的小镇更富有诗意。

一天，我回到了家乡——大围山区的白沙镇。天刚亮，远处传来雄鸡的啼鸣，我就来到了白沙桥上。向东望去，高耸入云的大围山脉还隐在茫茫升腾的白雾里。眼前，淡淡的晨曦已勾画出了小镇的轮廓，沿河两岸木质结构的街道小建筑群洒上了一层清辉。潺潺的白沙河水从桥下缓缓流过，浮在水上的木排象一条金色的飘带蜿蜒地镶在碧玉般的河边……家乡的早晨真美呀！

此情此景，引起了我难忘的回忆：1927年9月11日，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的第一师第三团，在这里打了个大胜仗，击溃了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如今，在革命前辈浴血奋战的地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这里又新修了公路桥、影剧院，建起了水电站，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

不一会，小镇开始沸腾了，挑担的、挎篮的、背篓的、推车的，汇成了一股彩色的人流向小镇涌去。

我走进小街，两旁的商店早已开了门，里面挤满了人，一阵阵笑语回荡在小镇的上空。这条不到半华里长，只有六十来户人家的小镇，我数一数就有三十多家铺子，有国营的、社办的、居民办的。有杂店、百货店、药店、缝纫店、钟表修理店、照相馆、铁器铺，加上两边摆着卖山货的小摊子，真是琳

琅满目，应有尽有。单说理发店，这条街就有四家。一位老乡风趣地说：“你别看我们这离城市远，可这云雾中的理发师，也会烫卷卷头发呢！”

这时，我身边走来一位姑娘，乌黑的头发上还留着晶莹的露珠，衣袖上沾着小白花丝。我看，她挎着一竹篮香菇，红扑扑的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仿佛在说：买一点吧，尝个新鲜！再往前走，我来到了街中心的居民小吃店里，明亮的小店里，摆着两张擦得干干净净的桌子，厨房里正冒着热气，送来饭菜的清香。听说这个小吃店，还是公社贷款支持她们办起来的，为首的是街道居民小组长李兆梅婆婆。现在，这个由五位居民合伙开的小吃店生意可兴隆呢！每天来镇上赶集的山里人，都喜欢到这里吃顿早餐，品尝李婆婆她们的烹调手艺做出的美味。有的老倌子还要喝几口“浏阳河小曲”酒，唱几句“刘海砍樵”里的花鼓调呢！

望着这生机勃勃、古老而繁荣的小街，我的心象白沙河里的流水久久不能平静。家乡变了，小镇变了！几年前，这条小街上只有一两家国营小店。人们上街赶集，往往是空腹而归。而现在，昔日的萧条面目无影无踪了。大山的小镇呀，你是靠什么焕发出这蓬勃青春的呀？

“攀上高高的大围山哟，
摘朵白云写山歌。
党的政策赛春风哟，
日子越过越快活……”

这时，街的东头，出现了一位挑卖扫帚的老汉，他一边走，一边唱着山歌。我的心胸豁然开朗起来。昨天晚上，公社吴书记不是给我介绍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家乡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开放集市贸易，建立责任制发生的崭新变化么？我想：

在六中全会的春风拂下，白沙镇将会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可爱。

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来了，绯红的光焰，拉开了白色的雾幔。高耸入云的大围山云蒸霞蔚，一片葱茏。大山的小镇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象一个年轻的少女，撩开了罩在头上的纱巾，更显出诱人的姿色。一群白鹭从碧绿的山野里飞过小镇的上空，鸣叫着，白沙河水哗哗的响声，也变得格外清脆了。

山里人

山，山里人恋着它。

清晨，我登上家乡的天马山。站在山巅，象骑上了天马，油然滋生一种心飞天外的感觉。

脚下的群山，在蒙蒙轻雾里，仿佛万千骏马在奔驰。绯红的朝霞拨开层层雾幔，奔驰的山峦时变成了翻卷的绿色波浪。天边矗立着的山峰，宛如大海里绿色的征帆。

山，巍峨，富有。

那年秋天，爷爷上山采宝，山药、野生油料、植物纤维、野生淀粉，装了一担又一担。这年冬天，爸爸进深山狩猎，挑回锦鸡、山羊、野兔，欢喜得连连喝几盅。

后来，上面派人进山，说这是搞“资本主义”，爷爷和爸爸挨了批判。算盘一响，这些从山上赚回的收入，都要交出去，名曰“割资本主义尾巴”！

从此，山里人又穷起来了。山上千种宝，不敢伸手采。爸爸喝着茶，整天发闷气。爷爷早烟抽得巴巴响，眉梢凝着疙瘩。我上中学，爸爸晃着脑袋说没钱，妹妹也难扎上红绸子。

那些日子，连山，黑压压的一片，象压在山里人心上的石块。时间长了，山也慢慢苍老起来，颜色不象以前葱绿，身姿也没有那样高大了。

多少个清晨，雾不消退……

这一天，却不寻常，雾散得特别快，太阳也分外红。喜

雀、杜鹃、黄鹂一早就在窗前的竹梢、松枝上跳跃欢鸣，好象有什么喜事要降临。

正纳闷时，爷爷从公社开会回来了。一进门，就大声说：“山伢子，爷爷又要上山采宝了！”

爷爷果真上山采宝了。这年秋天，我和妹妹也帮着爷爷上山挖山药，摘黄栀子、野菊花……这一年冬天，爸爸又在山林里布下了“地网”，猎回了山羊、野兔，还有一条三百多斤的大野猪。这一下，山里人又要发财了。

爸爸高高兴兴地从城里买回了收音机。爷爷挑回了两大坛子酒，扁担尖上还挂着一把银光闪闪的镰刀。打开爸爸的提包，我看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还有花手帕、红绸子。我和妹妹乐得跳起来。

“摘片彩云哟，写山歌，
党的政策哟，暖心窝。
高山清泉哟，变蜜甜，
咱山里人哟，幸福多！”

爷爷多年不唱山歌了，今天唱得特别起劲，我们也跟着唱了起来。山里人的歌，绕着白云，在崇山峻岭间飘荡，飘荡！

金 桔 魂

回城八年了，我心灵的镜框上仍嵌着一幅色彩鲜明、散发着醉人芬芳的画。

暮秋的傍晚，玫瑰色的夕照，把整个山峦涂抹得一片昏黄。一条黄色的镶着绿边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山边。山边有一栋黄墙青瓦房，周围是一片金桔林，枝青叶翠，果实象金色的珍珠，缀满枝头，在夕阳的映射下，泛着金光。屋前的白石桥下，一条清亮的小溪，不停地流着，它唱着歌，唱着香甜的歌。这时悠扬的笛声从金桔林里飘出，给人一种愉快甜美的感觉，这是一个怎样美好的天地啊！

可是，朋友，你怎能知道，在这幅现在到处都可以找到的现实图画里，我曾经流过多少痛苦的眼泪！心灵深处，唱过多少支忧伤的歌！

1974年秋天，我来到金溪实习。听爸爸说，金溪素称“金桔之乡”。他还告诉我，宋朝《食杂志》记载：“浏邑之东，山深土满，遍地沃壤，宜于种桔。栽植数年，果实累累，远销外埠。深谷之民，有以此代耕者。民之墙垣内外，植之以桔，岁获大利，且花香鸟语，可以娱心志，悦耳目。”当时，我真佩服爸爸懂得多，知识丰富。我立志要为发展金桔生产作出贡献。

我记得，八岁时在东乡外婆家里，我最喜欢到她家金桔园去摘金桔吃。有一次，我偷偷地扯一株小金桔栽在钵子里，后

来桔苗死了，我还大哭了一场。谁知道十年之后，我竟学会了这门专业。到金溪后，我就住在西山边的秋耕家里。秋耕的爸爸会种植，他家房子周围一共植了二百多株金桔。秋耕是个细心人，一有空，就在金桔林里钻来钻去。不是捉虫子、除草，就是施肥、浇水，忙个不停。劳动归来，我也帮他干些活。这一年，秋耕家的金桔获得大丰收，整整摘了二十担。一天清晨，我还在房里梳头，秋耕就敲门进来了，送给我十粒又大又黄的金桔。我把金桔拿在手里，仔细一看，上面有字，联起来一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多精明勤劳的小伙子！我心里闪过一道光。这道光，使我感到心里发慌，脸上发烫。我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心灵深处的秘密。

就这样，爱情的幼芽，在我和秋耕的心灵的土壤里萌发起来了。

正在我们热恋之中，爸爸突然来到秋耕家，并带来县农业局的通知，要我马上回城参加分配。我不解，为什么这样突然呢？不是要实习一年吗？爸爸对我说：“县里决定你提前分配，秋耕家是全县搞资本主义的典型，光金桔暴利就一千多元。你再住在这里，不是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吗？”听了爸爸的话，我头脑里轰轰作响，全身在颤动。我不明白，种金桔这正正当当的家庭副业，竟会变成搞资本主义！这劳动得来的收入，竟成了暴利！爸爸让我收拾行李，硬要我立刻就走。我没办法，只好给秋耕留下一纸条：

秋耕，我走了，来不及跟你多谈了。你要好好照顾伯伯，要经得起任何风雨。

金兰留言

我跟着爸爸，走过白石桥，沿着金溪河边的弯弯小路，向前移动着沉重的脚步。

“金兰，等一等！”这时，身后传来了喊声，我回头一看，是秋耕，他正抱着一盆金桔，满头大汗地朝我们跑来。

“金兰，金伯伯，你们要走了，我没什么送的，这是一盆金桔，这是我和金兰自制的金桔花，你们带上它吧！”爸爸望着秋耕，许久，才冷冷地说：“这些不用送了，我们城里有买。”说着催我走了。我不敢去接，因为我看到爸爸那严峻而可怕的目光。秋耕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泪夺眶而出，一滴滴掉在他手里的小金桔树上。我的心要碎了，一扭头，走了。

回到城里，我常常彻夜难眠。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淡淡的月光，笼罩着一片葱绿绿的金桔林，我和秋耕正在桔林里散步，畅谈。突然，风雨大作，狂风把所有的金桔树连根拔起，我们也被卷到了空中，接着又被摔了下来。我吓得大叫一声。醒来时，我睡在地板上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心灵上的画越刻越深，画面越来越鲜明。它把我的爱情溶化。我的爱，全在这幅画中。多少个花朝月夕，风中雨前，我看到多少个向我微笑的面容，我收到多少甜蜜的信件。但是我心中始终没有爱的空间，因为那幅画充实了我整个爱的天地。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我只能默默地问自己。

今年的秋天格外明媚。爸爸最近提升为农村办公室主任了。他的精神也格外振奋。我不知怎的，一见他，就恨。可是这恨，我又感到不实在。我为什么恨他，恨他拆散了我们的爱情？恨他自私？可是，我也发现，爸爸对我的态度变了，特别是近两年来，他很少再提到给我找对象的事了。难道他真正忍心女儿当一辈子“家庭尼姑”吗？

这是一个充满阳光的秋天的清晨，爸爸起得早，忙着打扫房间，而且又亲自上街买回几样荤菜，自己动手做起来。我纳

闷，家里今天有什么客人来？

意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当我们摆好一桌酒菜时，秋耕父子俩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秋耕手里还捧着那一盆金桔。我发呆地说：“秋耕，秋耕，这边坐，这边坐！”爸爸热情地迎接他们，并接过秋耕手中的金桔盆景送到我的手上。顿时，我流出了眼泪，是喜是悲，我不知道。我把金桔盆景放到了向阳的窗台上，一束璀璨的霞光闪耀着小金桔树，那一颗颗透亮金黄的金桔，闪着光。我凝视着，我的心在颤抖，那不正是我的心么？它在跳动，它要飞，要飞呀！它要飞回金溪去！我的魂呀！我那个金色的魂啊！我终于获得了。我将奔向金色理想之路。

“金兰，站着干什么，还不快来给秋大伯和秋耕敬酒！告诉你，今天秋大伯还要在大会上介绍他们队联产到户、大种金桔的经验哩！”爸爸说着说着，眼睛也湿润了。

当天晚上，爸爸告诉我，县委决定，让我到金溪去进行一次调查。

第二天，我搭上了去金溪的汽车。汽车穿山过坳，跨河进谷，只半天时间就来到了金溪。放眼世界，金溪的天空，飘着金色的云朵。整个山野变得更多姿了。金溪河西岸的山峦坡边，又新添了不少新房，家家户户、坡坡岭岭栽满了金桔树，半是葱绿，半是金黄；山边马达轰鸣，那是新建的金桔加工厂。小溪唱着歌在奔跑，歌声更脆更香了。我仿佛听到小溪这样唱着：

碾不碎的心，

抹不掉的画。

正当桔林吐金的时节，

姑娘她要披上金色的轻纱……